

## 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地名研究（下）\*

莊 钦永

### 六、徐继畲如何汰选弃取《万国地理全集》中的地名

在 19 世纪中叶，不论是中国人抑或泰西人所著译的地理书中的地名译名，绝大多数是依据不同语种的原名，以不同的汉语方言译出，例如，清代谢清高《海录》是杨炳南据葡萄牙语地名以粤语译出；<sup>1</sup>同样是依据英语惯用地名，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提供给徐继畲的是以闽南语对译，而郭实猎的《全集》<sup>2</sup>、林则徐的《四洲志》则据粤语发音译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依据拉丁语与拉丁语系地名，以北音发音为主的同时，也使用粤音汉字补充发音。<sup>3</sup>由于不同方言的同音字很多，译者所选用的汉字就不一致，因此同一个地理实体，结果会有五花八门、大相径庭的译名。在使用上述这些书刊时，徐继畲就深深体会到这种一名多译、极其严重的混乱现象。他说：

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非汉文正音，辗转清讹，遂至不可辨识。一波斯也，而或译为白西，转而为包社、巴社，讹而为高奢。余尝令泰西人口述之，则曰百尔设，又令其笔书之，则曰比耳西。<sup>4</sup>

面对这种一地多名的现象，作为一本世界地理书的著者，徐继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拟定译写原则和规则，然后对各译名一一考证，进行汰选弃取，厘定一个标准书写形式，其它译音异名则注在各地正名之下，达到统一和规范译名的目的。

---

<sup>1</sup> 章文钦：《谢清高与葡萄牙》，《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第 100-101 页。

<sup>2</sup> 例如《全集》中的匈牙利城市 Szegedin，粤语读作 sz-ngak-ting 士额丁；地中海的 Majorca Island，粤语读作 ma-yuk-i-ka 马辱耳加；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港市 Acapulco，粤语读作 A-ka-po-lo-ho 亚加补罗可。参阅 E. 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50), xii, 45, 171, 210, 339, 378, 395, 411, 519 & 521;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50 页 a；卷二十一《是班牙国》，第 60 页 b；卷三十三《默西可》，第 74 页 b。

<sup>3</sup> 沈和：《〈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外国国名、地名汉字表记法研究》，李雪涛、[日]沈国威主编《亚洲与世界》第 4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第 63-64 页。

<sup>4</sup> （清）徐继畲：《凡例》，《瀛环志略》，第 3 页 a。在卷三《亚细亚五印度》里，徐氏又举印度译名的例子，云：“《汉书》谓之身毒，又称天竺。六朝以后，释典皆称印度。今称温都斯坦，一作痕都，又作忻都，又作兴都。身毒、印度、温都、痕都、忻都、兴都，本一音，以华文译之，遂人人殊。凡外国地名皆类此。”（第 5 页 a）。

在探讨徐继畲如何厘定正名之前，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他参考的是哪些书刊？据笔者考证，徐氏在撰写《瀛环志略》五年期间（1843~1848），在不同时段，案头上除了有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刊）及刚问世不久的魏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等书外，尚有西书多种，即郭实猎译著的《全集》、《古今万国纲鉴》（1838年刊）<sup>5</sup>，及其与他人编纂的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9年刊）；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麦都思为马六甲英华书院学生编写的课本《地理便童略传》（1819年刊）<sup>6</sup>；还有负责中英《江宁条约》英方首席代表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离世几个月前试办的期刊《千里镜》<sup>7</sup>（1841年1月刊），以及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等等。上述各种著译中的外国汉

<sup>5</sup> 《瀛环志略》有“泰西人所编《纲鉴》”之语，《纲鉴》者即郭实猎作著《古今万国纲鉴》之简称。又，《瀛环志略》中多处是依据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之文字整理删节改写而成，例如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里，徐继畲就根据“泰西人记波斯古事云”写了一段有关波斯帝国居鲁士二世（Cyrus II the Great, 公元前590/前580-约前529）消灭小亚细亚的强国吕底亚与新巴比伦，到公元前330年被马基顿王亚勒散得（亚力山大）所灭两百多年简史（第35页a-37页a）。这“记波斯古事”之“泰西人”不是别人，乃是郭实猎其人。又，卷七《英吉利国》有一段记录都铎王朝显理第七（亨利七世，Henry VII, 1485~1509在位）之政绩及其子显理第八（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1547在位）卷入对法战争的历史，云：“明宪宗成化年间，显理第七嗣位……因助西班牙伐佛郎西”（第37页a-37页b）。其实这二段文字，是徐继畲是依据《古今万国纲鉴》资料综述写成。参阅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新嘉坡竖夏书院，道光戊戌年铸），卷四，第40页b-47页b；卷五，第61页b-63页a；卷十六《英吉利国史》，第52页a-50页b。

<sup>6</sup> 有关《地理便童略传》的介绍，读者可参阅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70-71页。从《瀛环志略》里出现《地理便童略传》中的译词如“尼刻罗”（Negro，黑人）、“玛哈穆特”（Muhammad，回教教主穆罕默德）、“亚拉彼亚”（阿拉伯）、“阿士氏拉”（奥地利）及“波耳都欺”（葡萄牙）这一事实，我们确知徐继畲案头上是有这本小书。参阅[英]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马六甲]，1819，第2页b；7页a、7页b、13页a及13页b及15页b；（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第39页a；卷五《奥地利亚国》，第3页a；卷七《葡萄牙国》，第18页b、25页a；卷八《阿非利加北土》，第10页b。

<sup>7</sup> 有关《千里镜》之研究，读者可参阅苏精：《〈千里镜〉—鸦片战争后的第一种中文报刊》，《新闻出版博物馆》总第26期（2015年第1期），第42-51页。按，《考略》云：“阿富汗尼士丹，西洋人但称阿富汗。”这里所谓的“西洋人但称阿富汗”即指马儒翰在《千里镜》把Afganistan省译作“阿富汗”。此外，《瀛环志略》中俄国沙皇汉译名“尼歌拉士”（Nicholas I, 尼古拉一世，1825~1855在位），及“迈苏耳”（Mysore，迈索尔王国）、“俾路芝”、“笨札布”、“包社”（波斯）等地名也即出自这期刊，因此笔者确定在撰写《瀛环志略》期间，徐继畲曾参考《千里镜》。参阅[英]思诚编：《千里镜》第一编（癸卯正月），第5页a、5页b、第6页a；（清）徐继畲：《考略》，第384、391页；（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一《亚细亚》，第11页a；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第29页a、31页a、53页b；卷四《俄罗斯国》，第18页b。

译地名不多，因此在厘定外国地名这事上，徐继畲主要是在《全集》与《地理备考》两大部头书中的译名进行汰选弃取，或加以改良、优化。

玛吉士，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少年时就读于澳门著名的圣若瑟修道院，从汉学家江沙维神父（Joaquim Afonso Gomgalve, 1781~1844）学习汉语，从此走上从事汉语翻译工作的漫长道路。1833年，取得译员的资格后，他担任澳葡政府议事会的翻译官，负责议事会与广东政府的交涉，直到1846年。此后他进入香港法律部门做汉语翻译，《地理备考》就在这个时候刊行。1848年，他成为法国外交使团的正式翻译长达十年之久，期间也客串担任美国、普鲁士外国使团的翻译工作。晚年从事汉语研究，著有《官话和粤语会话》、《汉葡词典》（未刊行），也翻译《番汉杂录全本》（新约全书译本）、《音乐基本原理》（*Principios elementare da Musica*）。<sup>8</sup>据梁展的研究，《地理备考》编译自1830年朗格鲁瓦（Hyacinthe Langlois, 约1771~约1835）的《现代地理学词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et universel de géographie moderne*），其中地名的语源是极其复杂的，但大多数以拉丁语<sup>9</sup>或拉丁语系为主，有法语、<sup>10</sup>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sup>11</sup>英语、<sup>12</sup>也有据瑞士四种官方语言之一的罗曼什语（Romansh）<sup>13</sup>，等等。

#### （一）徐继畲的外国地名厘定原则

经过二个多世纪，到19世纪中叶，人们已经无法理解耶稣会士等书中的外国译名所指究竟是哪个地理实体，《万国大地全图》（初刻于1845年）绘制者叶子佩就说：“南（指南怀仁）《图》（指《坤輿图说》）外国地名多非中土所习见者，如英吉利作昂利亚，是班牙作以西把尼亚之类，阅之

<sup>8</sup> 有关玛吉士的生平事迹，读者可参阅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第10-14页。

<sup>9</sup> 例如据拉丁语 Islandia 译作“义斯兰的亚”，Scotia 译作“斯哥西亚”。参阅[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四《欧罗巴州全志》，第12页b；卷六《英吉利国全志》，第34页b。

<sup>10</sup> 例如据法语将法国首都 Bâle 音译作“巴勒”（巴黎）。参阅[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苏益萨国全志》，第26页b。

<sup>11</sup> 例据西班牙语将位于非洲西北海域的 Islas Canarias 译作“加那里亚斯岛”。参阅[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八《大吕宋兼摄之地全志》，第35页b。

<sup>12</sup> 例如把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 Toronto 译作“多伦多”。参阅[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英吉利国兼摄之地全志》，第37页b。

<sup>13</sup> 例如据罗曼什语 Lai da Genevra 译作“日内不拉湖”、“日内巴拉湖”。参阅[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四《欧罗巴全志》，第11页b；卷五《苏益萨国全志》，第20页b。

未能了然。”<sup>14</sup> 此时清廷官员之奏章、<sup>15</sup>官方文献<sup>16</sup>与民间士人学者著作<sup>17</sup>中使用的是另一套新教传教士译写的地名，如西班牙、英吉利、匈牙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徐继畲拟定他的“约定俗成”的译写原则。他说：

各国正名，如瑞国当作瑞典，唵国当作唵马，西班牙当作以西把尼亚，葡萄牙当作波尔都噶亚。然一经更改，阅者猝不知为何国，故一切仍其旧称。<sup>18</sup>

除了引文中所列举的“瑞国”、“唵国”、“西班牙”、“葡萄牙”外，在《瀛环志略》里，徐氏也弃用耶稣会会士创译的“亚勒玛尼亚”、“厄入多”、“厄勒祭亚”<sup>19</sup>，代之以“日耳曼”、“麦西”、“希腊”，也使用当时流传的“比利时”，等等，从而达到有效传达信息的效果。

## （二）徐继畲的地名译写原则

前面我们说过，《全集》中的译名主要据英语惯用地名，采取省音、省略专名前的冠词，以及专名意译等方法译出；《地理备考》则据拉丁语或拉丁语系地名，采取音译地名不省译、专名不意译等译法译出。面对这两个不同系统、截然迥异的译写方法所译出的译名，徐继畲是如何进行汰选弃取？如何厘定？

早在 1844 年，在撰写《瀛环考略》（以下简称作《考略》）时，徐继畲就采取下列两种译写原则，即（1）不省译；（2）不意译。

<sup>14</sup> 李胜伍主编《清代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万国大地全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第 139-140 页。

<sup>15</sup> 例如穆彰阿等的奏章就使用意大利亚国、英（左加口）咭喇。参阅《穆彰阿等奏遵旨再议耆英等奏葡萄牙人通商章程折》，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第 2792 页。

<sup>16</sup> 两广总督耆英在奏折中使用佛兰西、荷兰、米利坚、英（左加口）咭喇、比利时等。另，由穆彰阿编纂、1842 年成书的《大清一统志》里，使用荷兰、俄罗斯、英（左加口）咭喇、瑞国、唵国、法兰西等译名。参阅《耆英等奏比利时遣领事兰瓦来澳求市请旨办理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919 页；（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大清一统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624 册，卷五五一，第 1 页 a；卷五五四，第 1 页 a；卷五五六，第 1 页 a；卷五五七，第 1 页 a；及卷五六〇，第 1 页 a。

<sup>17</sup> 晚清经世学者汤彝和《广东通志》的编纂者在其著作中就使用“比利时”。参阅（清）阮元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卷三三〇，《续修四库全书》，第 675 册，第 735 页；（清）汤彝：《盾墨》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445 册，第 8 页 a。

<sup>18</sup> （清）徐继畲：《凡例》，《瀛环志略》，第 3 页 b-4 页 a。

<sup>19</sup> 《职方外纪》作“厄勒祭”，此处徐氏在“祭”后当漏“亚”字。[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 98 页；（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六《希腊国》，第 19 页 a。

所谓不省译，即专名不省略读音。例如，法国首都 Paris 译作“帕尔力士”<sup>20</sup>（巴黎），词尾的“s”也以“士”译出；荷兰首都 Amsterdam 译作“俺莫士特尔坦”<sup>21</sup>（阿姆斯特丹），字母“r”以“尔”译出。<sup>22</sup>

所谓不意译，即在译写专名、通名与地名前的形容词，不采取意译的做法，一律音译。例如，Iceland，后缀通名-land 音译作“兰”，成为“哀士兰”<sup>23</sup>（冰岛）；俄罗斯的 St. Petersburg，后缀通名-burg（城堡）音译作“木尔”，变成“必特尔士木尔”<sup>24</sup>（圣彼得斯堡）；美国 South Carolina 州，前面的方位词 South（南）音译作“搜士”，变成“搜士喀尔勒那国”<sup>25</sup>（南卡罗来纳州），等等。

徐氏的这些译写方法，与玛吉士大体一致，只是玛氏有将一些专名前的修饰形容词意译，<sup>26</sup>这导致在厘定过程中，徐氏弃用《全集》中许多省音、意译的译名，以《地理备考》的音译译名取代它们。

下面笔者挑选 16 个地名，然后列出《考略》、《全集》和《地理备考》的译名并译写方法，制成表 3，让读者具体看出它们之间译法的不同。

表 3：《万国地理全集》、《瀛环考略》、《地理备考》汉译地名译法对照表

外语名（今译名）	万国地理全集		瀛环考略		地理备考	
	译名	译法	译名	译法	译名	译法
Abyssinia（阿比西尼亚）	哈北	音译	阿八思尼阿	音译	亚比西尼亚	音译
Brussels（布鲁塞尔）	北律悉		木尔洛士尔士		不鲁舍拉斯	
Buenos Ayres（布宜诺斯艾利斯）	捕诺爱勒		谬诺士尔力士		不宜诺塞利	

<sup>20</sup>（清）徐继畲：《瀛环考略》（以下简称《考略》），台湾学生书局，1984，第 458 页。此书据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手稿本影印。

<sup>21</sup>（清）徐继畲：《考略》，第 452 页。

<sup>22</sup> 但有例外，例如徐继畲知道《千里镜》里的“阿富汗”是省音译名。但在《瀛环志略》里，他还是沿用这译名。不过这种情形极为少见。参阅[英]思诚编：《千里镜》第一编（癸卯正月），第 6 页 a；（清）徐继畲：《考略》，第 391 页；（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第 29 页 a。

<sup>23</sup>（清）徐继畲：《考略》，第 413 页。

<sup>24</sup>（清）徐继畲：《考略》，第 430 页。

<sup>25</sup>（清）徐继畲：《考略》，第 497 页。

<sup>26</sup> 其后在撰写《瀛环志略》时，徐继畲接受玛吉士的译法，将专名前的修饰形容词“搜士喀”意译作“南”，变成“南喀尔勒那国”。但“纽罕身尔国”（New Hampshire）之“纽”仍然照旧音译。

Egypt (埃及)	埃及多		伊齐不托		厄日度	
Paris (巴黎)	巴勒		帕尔勒士		巴黎斯	
Prussia (普鲁士)	破路斯		部鲁西亚		不鲁西亚	
Sardinia (撒丁)	撒丁		沙力尼阿		萨尔的尼亚	
Sicily (西西里)	西治里		什士力		西西里亚	
Iceland (冰岛)	冰岛	意译	哀士兰		义斯兰的亚	
Philadelphia (费拉德尔菲亚)	兄弟爱		非勒特尔非尔		非拉德非亚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安特堤	音意兼译	俺莫士特尔坦		亚摩斯德尔登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	品林邦		平夕尔勒尼安国		奔西尔瓦尼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彼得罗堡		必特尔士大木尔		桑比德尔斯不尔厄	
Switzerland (瑞士)	瑞土地		束色楞		苏益萨	
New York (纽约)	新约		奴约尔		新约尔克	音意兼译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	南甲罗里拿		搜士喀尔勒那国		南甲洛彝	

从表 3 我们得出三点结论。

其一,《全集》中之专名有采用音译、全意译,也有使用音意兼译的方法;除了 New York、South Carolina 外,《考略》、《地理备考》则完全采取音译方法。例如, Iceland,《全集》意译作“冰岛”,《考略》、《地理备考》分别音译作“哀士兰”、“义斯兰的亚”;荷兰首都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全集》采取音意兼译的方法,前面 Amster 音译,后缀 dam 意译作“堤”,变成“安特堤”,《考略》、《地理备考》则分别音译作“俺莫士特尔坦”、“亚摩斯德尔登”。

其二,由于原名语种不同,再加上《全集》采用省音、专名后缀意译等方法,因此造成它们与《考略》、《地理备考》二书译写用字多寡有明显的差异。《全集》译名词形短,大多 2 至 4 字,超过 5 个字甚为少见;《考略》与《地理备考》5 至 7 个字者极为普遍。例如,《全集》据英语惯用名 Sicily, 仅以“西治里”3 个字译出地名;《地理备考》则据意大利语 Sicilia 译成“西西里亚”4 个字。比利时的首都 Brussels (布鲁塞尔), 郭氏仅译出原名三个音节,作“北律悉”;《考略》则以 6 个字“木尔洛士尔士”译出;《地理备考》以“不鲁舍拉斯”5 个字译出。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全集》把后缀 burg 意译作“堡”,成为“彼得罗堡”4 个字,《考略》、《地理备考》则将它音

译作“木尔”、“不尔厄”，分别译作“必特尔士木尔”、“桑比德尔斯不尔厄”，词形因此长达 7、8 个字。

其三，专名前的修饰形容词，《考略》采取音译方法。例如美国的 New York 州（纽约州），New（新），音译作“奴”，变成“纽约尔”。在撰写《瀛环志略》时，徐氏依旧沿袭这种译法，虽然他知道“纽即译言新也”<sup>27</sup>，但他还是将这州名译作“纽约尔国”<sup>28</sup>。《全集》、《地理备考》采取意译方法，将 New 意译作“新”，成为“新约”、“新约尔克”。

### （三）徐继畲厘定地名的途径

徐继畲不谙外语，也无外国地名知识的储备，在其案头上有其下属为他购买的二册以英语注记的地图，面对依据不同语种译出的地名，在没有可利用的外国地名工具书，他得给每个地名一一考证，确认它们究竟是指哪个地理实体，或找出哪些译名所指的是同一个地理实体，不言而喻，这绝对是极其艰难、耗神费时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瀛环志略》“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sup>29</sup>始能完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考略》之所以能完成，徐继畲主要得雅裨理的协助。在聆听雅氏唸出每个地名的读音后，他据太原方言创译出诸多地名如“秘鲁”、“波罗的海”、“直布罗陀”、“马士哥”（莫斯科）、“帕尔力士”（巴黎），等等。然而在撰写《瀛环志略》时，情形就不太一样。虽然他也得到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等泰西人的协助，但这是极其有限的，不言而喻，徐氏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全集》书中几百个地名一一解疑释难。徐氏对他聘用、曾在美国读书四年的中国年轻人杨文俊的语文造詣信心不大，<sup>30</sup> 毕竟杨只是受过几年英语教育的中国人，一些地名的读音特别是拉丁语、法语等的发音，肯定不比雅裨理来得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徐氏别无选择，惟有在《全集》与《地理备考》等书中之译名做出选择，或改良、优化其中的用字。

这里我们举二个具体例子，藉以说明徐继畲是如何对《全集》译名进行汰选弃取。

例 ①。《全集》卷十九记载普鲁士两个州的地理概况：

西法里，日国中间省，地多泽密林。居民织漂麻布，卖火腿于天下。其大半尚从异端，并未正经矣。其省会闵士得。如勒山省在莱尼河沿，……。省会可伦，在莱尼河边，古城，大有声名。居民五万丁，……。木城内有太翰林院。益百田，人民蔚起，户口繁多，建机房织造。铁器、布帛，凡制作也。突乡在莱尼河边，……。下来尼省，……，全地在来尼河滨。

<sup>27</sup>（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第 17 页 b。

<sup>28</sup>（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第 20 页 a。

<sup>29</sup>（清）徐继畲：《自序》，《瀛环志略》卷一，第 1 页 b。

<sup>30</sup> 有关协助徐继畲答疑解惑的年轻中国人之考证，参见莊钦永《襄助徐继畲撰研〈瀛环志略〉的佚名年轻中国人小考》，原刊《或问》第 39 号，第 1-22 页。

其省会谷邻，古城。得味，有一万二千居民。最古之城，昔教侯所驻之所。亚金，居民三万二千丁，织造布帛，勤务生意矣。<sup>31</sup>

引文有 10 个地名：2 个州名，即西法里（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如勒山省（Provinz Jülich-Kleve-Berg，于利希-克莱沃-贝格省）；2 个首府名，即闵士得（Münster，明斯特）、可伦（Cologne，科隆）；6 个城市名，即木城（Bonn，波恩）、益百田（Elberfeld，埃尔伯费尔德）、突乡（Düsseldorf，杜塞尔多夫）、亚金（Aachen，亚琛）、谷邻城（Koblenz，科布伦茨）及得味（Treves 特里尔）。徐继畲查阅《地理备考》，发现该书仅提及《全集》2 个州名及其首府名：

通国分为八省，……一名维士德发里亚省，首府名蒙斯德尔；……一名勒那纳省，首府名哥罗尼亚。<sup>32</sup>

于是，徐继畲选择《地理备考》的 2 个州名（维士德发里亚、勒那纳）和 1 个首府名（哥罗尼亚）为正名；另一个首府名则采用《全集》的“闵士得”。其它 6 个市镇名因《地理备考》无相应译名，别无选择，徐氏唯有沿用。就此，他改写《全集》文字如下：

普鲁士之西部，与东部不相连，中隔日耳曼数小国，地分二部，南曰维士德发里亚，（一作西法里）多大泽林，居民以漂麻织布为业。……会城曰闵士得，俗尚天主教。北曰勒那纳（一作如勒），又分两部，曰上莱尼，曰下莱尼。上莱尼沿河傍山，会城曰哥罗尼亚，（一作可伦）在莱尼河滨，居民五万，……。所属木城，有大书院。益百田，户口繁密，百工萃处。突乡，在莱尼河滨，……。下莱尼，在上莱尼之西南，……会城曰谷邻，亦在莱尼河滨。所属得味，居民一万二千，其城最古。亚金，居民三万二千，勤于纺织。<sup>33</sup>

粗体宋体字为《全集》译名，有画底线者为《地理备考》译名。

例②。《全集》卷三十六记载南美洲一个译自英语 Brazil，名为“巴悉”的国家。这是一个省音的译名，译者仅译出其中两个音节。同一个地理实体，《地理备考》据葡萄牙语 Brasil 给它取了一个四音节的“巴拉西利”<sup>34</sup>译名。不谙外语的魏源当然无法知道这两个读音相差甚远的地名的原名，因此误以为它们所指的是两个在南美洲的不同的国家。<sup>35</sup>徐继畲大费周章，爬腮抓头。他看到《全集》有记载 1820 年代巴悉（巴西）独立事件云：

<sup>31</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 52 页 a-52 页 b。

<sup>32</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不鲁西亚国全志》，第 10 页 a-10 页 b。

<sup>33</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普鲁士国》，第 14 页 a。

<sup>34</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巴拉西利国全志》，第 33 页 b。

<sup>35</sup> 莊钦永：《导言》，[普]郭实猎编译，莊钦永校注：《万国地理全集校注》，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19，第 lxxxvii-lxxxviii 页。

巴[悉]东至大西洋海，西连佰、拉等国，……当是之时（指道光年间），该居民自觉有权能，自主办政，是以与本国绝交，而自立旧皇之世子为皇帝，又取国之尊贵者，合力协心治理矣。<sup>36</sup>

又看到《地理备考》卷九《巴拉西利国全志》记载这事，云：

耶稣一千八百二十五载（即大清道光五年也），大西洋国君封其太子伯德禄（Pedro I，佩德罗一世）于巴拉西利，自为一国，不相统属。<sup>37</sup>

于是找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1833）八月那期刊登的一则近日葡萄牙王室与巴西独立运动的新闻报导，<sup>38</sup>仔细阅读、反复推敲后，他确认《全集》的“巴悉”其实和《地理备考》的“巴拉西利”所指是同一个国家，就此，他放弃“巴拉西利”，改易《全集》“巴悉”之“悉”作“西”，创译了今天我们使用的“巴西”这个国名。《瀛环志略》写道：

嘉庆初，佛郎西拿破仑侵伐四邻，兵及于葡。葡不能御，王弃国航海，逃于巴西。（一作巴拉西利）巴西者，南亚墨利加广土，……己而拿破仑为英吉利所禽，王乃归国。寻卒，其世子留王巴西，兼王葡。<sup>39</sup>

#### （四）徐继畲汰弃沿用《万国地理全集》译名概况

在《全集》800多个外国地名中，有哪些是徐继畲以他创译的地名取代《全集》？有哪些是徐氏沿用《全集》？有哪些是徐氏以他书特别是《地理备考》取代？是什么原因导致徐氏做那样的决定？这一节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 1. 以《瀛环考略》之译名替代《全集》，或据之改良、优化

与《全集》、《地理备考》比较，《考略》中外国（不计东亚、东南亚及部分中亚）地名的数量是很少的，它们主要是国名、首都名、河流名，等等，除几个沿用麦都思的《便童地理略传》（如“黑海”）、《千里镜》（如“阿富汗”）外，绝大多数是徐继畲在雅裨理的协助下创译的。惟在取得《全集》、《地理备考》等书后，他将它们与各书译名比读、考证，凡他认为满意的，就沿用下来；遇有须要改善的，或据他书译名加以改良、优化，最后才厘定哪些为正名。其中以《考略》译名直接取代《全集》者数量不多，有些则是在《考略》译名的基础上，加以改良或优化后替代《全集》。下列表4列举出几个徐氏沿用《考略》的例子。

表 4：徐继畲以《瀛环考略》译名替代《全集》

英语地名（今名）	瀛环考略	万国地理全集	地理备考	四洲志	瀛环志略
----------	------	--------	------	-----	------

<sup>36</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国》，第77页a。

<sup>3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九《巴拉西利国全志》，第35页a。

<sup>38</sup> 《新闻·大西洋即葡萄牙库耳国事》，[普]爱汉者（即郭实猎）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28下页-29上页；（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葡萄牙国》，第26页a。

<sup>39</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葡萄牙国》，第26页a-26页b。

Culcutta (加尔各答)	加尔各搭	甲谷他	加尔古达	噶里噶达	加尔各搭
England (英格兰)	英伦	英兰	英吉利斯	英伦	英伦
Ireland (爱尔兰)	阿尔兰	尔兰	壹尔兰大	爱伦	阿尔兰
New Zealand (新西兰)	擗日伦敦	新西兰	----	----	擗日伦敦
Peru (秘鲁)	秘鲁	佰路	北卢	----	秘鲁
Philadelphia (费拉德尔菲亚)	非勒特尔菲尔	兄弟爱	非拉德非亚	非腊特尔非阿	非勒特尔菲尔
Suez, Isthmus of (苏伊士地峡)	苏尔士	苏叶微地	苏挨斯径	----	苏尔士
Wales (威尔士)	威尔勒士	瓦勒	哥西亚	委尔士	威尔勒士

在厘定美国各州名时，徐氏参考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又从《海国图志》间接参考林则徐的《四洲志》，以及以往我们鲜少注意的 1844 年美使呈给清廷的汉字国书。<sup>40</sup>以下笔者把 7 种文献的译名制成表 4 如下。

表 5:《万国地理全集》等书中美国州译名一览表

英语地名(今名)	全集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四洲志	美国汉字国书	地理备考	考略/瀛环志略
Georgia (佐治亚)	热可加邦	磋治亚省	若治阿部	热尔治阿	惹尔日亚	若尔热/若耳治国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	马撒主悉邦	马沙诸些省	马沙朱硕斯部	马萨诸色士	马萨朱塞	麻沙朱色士/麻沙诸色士国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	北甲罗里拿邦	驾罗连北省	北戈罗里部	北格罗来纳	北加洛彝	那弗喀尔勒那/北喀尔勒那国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	品林邦	边西耳文省	宾西尔洼尼阿部	边西尔威呢阿	奔西尔瓦尼	平夕尔勒尼安国/宾夕尔勒尼安国

<sup>40</sup> 参阅《耆英又奏顾盛实已回国并照录美国译出汉字国书呈览片》1844 年 10-11 月（道光二十四年九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872-2873 页；（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第 18 页 a、20 页 a、22 页 a、23 页 a 及 24 页 a。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南甲罗里 拿邦	驾罗连南 省	南戈罗里 部	南格罗来 纳	南加洛 芬	搜士喀尔勒 那/南喀尔勒 那国
Virginia (弗吉尼 亚州)	额耳拿邦	费治弥亚 省	洼治尼阿 部	费尔治理 尼阿	委尔济 尼亚	勿尔吉尼阿 / 勿尔吉尼 阿国

从右边最后一栏,我们发现徐氏完全不采用《全集》等书中的译名。在《考略》译名的基础上,他参考《全集》等书籍的译名,然后加以改良或优化用字,如 Georgia (佐治亚州),《考略》原译作“若尔热”,他保留“若”,参考美国国书中的“热尔治阿”,改“尔治”作“耳治”,变成“若耳治国”。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考略》原译作“麻沙朱色士”,《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译作“马沙诸些省”,于是他以《志略》之“诸”替代《考略》之“朱”,变成“麻沙诸色士国”。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考略》译作“平夕尔勒尼安国”,《四洲志》作“宾西尔洼尼阿部”,徐氏易《考略》第一个字“平”作“宾”,变成“宾夕尔勒尼安国”。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考略》原音译作“那弗喀尔勒那”,专名前之形容词 North (北)音译,《瀛环志略》改为意译,变成“北喀尔勒那国”。

## 2. 沿用《万国地理全集》中的译名

有三种情况导致徐氏沿用《全集》中的译名。

第一种情形,同一地各书有不同译名,徐继畲选择《全集》的译名。例如,《全集》卷十五记载默罕默德(摩哈麦)创立伊斯兰教的简史,云:

陈宣帝大建元年,摩哈麦生于麦加邑。少年纪为商,游西国买卖,虽不识字,素性默想道理。生意利达,娶富商之寡,堆金积玉,享盈宁之富。……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麦地拿之邑。居民悦接并其从徒,以此年为元纪矣。<sup>41</sup>

引文有2个地名:麦加(阿拉伯语: Makkah; 英语: Mecca)和麦地拿(阿拉伯语: al-Madinah),它们均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赛拉特山区,前者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也是该教的第一圣城,后者则为第二圣城。徐继畲参考其它书籍,发现“麦加”,明代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译作“默伽”<sup>42</sup>,《地理备考》则作“美加”<sup>43</sup>;而“麦地拿”,林则徐《四洲志》译作“默德那”

<sup>41</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亚刺伯》,第38页b。

<sup>42</sup>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93页。

<sup>43</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七《亚拉鼻亚国全志》,第37页b。

<sup>44</sup>，《地理备考》则作“美的纳”<sup>45</sup>。最终徐氏选择《全集》的 2 个译名为正名，其它 4 个则列为译音异名。上引那段文字，徐氏改写如下：

陈宣帝太建元年，有摩哈麦者（或作摩哈默，又作玛哈穆特。）生于麦加。（一作默伽，又作美加。少年为商，往来西国。娶富商之寡，遂致大富。……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难于麦地拿，（一作默德那，又作美的纳。）土人靡然从教，即以是年为元纪。<sup>46</sup>

又如，法国首都 Paris（巴黎），《全集》译作“巴勒”<sup>47</sup>，《四洲志》译作“巴立斯”<sup>48</sup>，《地理备考》则作“巴黎斯”<sup>49</sup>，徐氏选择《全集》之译名。欧洲中部内陆国 Hungary，《全集》译作“匈牙利”<sup>50</sup>，《四洲志》、《地理备考》分别译作“寒牙里”、“翁给里亚”<sup>51</sup>，徐氏选择“匈牙利”为正名，其它为译音异名，<sup>52</sup>等等。

第二种情形，地名仅见于《全集》。一般上，《地理备考》只列国名、首都名、首府名、群岛名，山川湖泊名、商港名，等等，因此《全集》中提及的一些小市镇、小岛名称，均不见著录，在这种情况下，徐氏别无选择，唯有沿用《全集》的译名。例如，《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里中英国的城市“屋度”<sup>53</sup>（Oxford，牛津）、“绿威”<sup>54</sup>（Greenwich，格林尼治）、英格兰最大的岛屿“威地”<sup>55</sup>（Isle of Wight，怀特岛）、英吉利海峡中的二个岛屿“额西”（Jersey，泽西岛）、“额耳西”（Guernsey，格恩济岛）<sup>56</sup>；《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小岛》记载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Visayas）中之撒马岛（Samar Island，萨马岛）、泥鄂巴岛（Negros Island，内格罗斯岛）<sup>57</sup>；以及卷三十七《海隅群岛》中西印度群岛中的岛屿：巴巴突（Barbadoes，巴巴多斯）、安地禹亚（Antigua，安提瓜岛）、吉岛（St Kitts，圣基茨岛），等等。

<sup>44</sup>（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十四《西南洋·阿丹国》，第 11 页 a。

<sup>45</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七《亚拉鼻亚国全志》，第 38 页 a。

<sup>46</sup>（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第 39 页 a-39 页 b。

<sup>4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佛兰西国》，第 56 页 a。

<sup>48</sup>（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十七《大西洋·佛兰西国总记》，第 1 页 b。

<sup>49</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佛兰西国全志》，第 14 页 b。

<sup>50</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奥地利或东国》，第 50 页 a。

<sup>51</sup>（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十《大西洋·欧塞特里国》，第 1 页 b-2 页 a；[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奥斯的里亚国全志》，第 6 页 b。

<sup>52</sup>（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奥地利国》，第 6 页 a。

<sup>53</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4 页 a。

<sup>54</sup> 同上注。

<sup>55</sup> 同上注。

<sup>56</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4 页 b；（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 40 页 b、41 页 a、43 页 a、43 页 b。

<sup>5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三《南海各小岛》，第 33 页 a。

第三种情形。《全集》中有许多全意译、音意兼译地名，徐继畲以它们和《地理备考》放在一起比读，一般上都能找出相应的音译译名，并以之替代《全集》的译名。但有一些全意译、音意兼译地名，徐氏、杨文俊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殚思竭虑也很难确认它们所指的是哪个地理实体，因此惟有沿用。例如，《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中的匈牙利的城市“五庙邑”（Fünfkirchen，丰弗基尔）、“冕城”（Kronstadt，喀琅施塔得）<sup>58</sup>；卷二十《日耳曼列国》里的“尼林山”（Nuremberg，纽伦堡）、“雨山”（Regensburg，里根斯堡），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沿用下来的。<sup>59</sup>

除了沿用《全集》译名外，徐氏也在《全集》译名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优化，例如英国的构成国之一 Scotland，《考略》译作“士格兰”<sup>60</sup>，在参考《全集》的“苏各兰”后，徐氏改“士”作“苏”，变成“苏格兰”<sup>61</sup>。又如，Switzerland，《全集》译作“瑞土地”，从翻译实践上说，这译名符合原语结构，但徐氏认为后缀“地”显得画蛇添足，因此删去“地”，只剩“瑞士”<sup>62</sup>，今天我们使用的正是徐继畲改良的译名。

### 3. 以《新释地理备考全集》译名取代《万国地理全集》

有四种情形，徐继畲选择沿用《地理备考》中的译名。

第一种情形，以《地理备考》之译名取代《全集》之省音译名。在《瀛环志略·凡例》云：“英人所译，字数简而语音不全；葡人所译，语音虽备，而一地名至八九字，诘屈不能吻合”。<sup>63</sup> 这里的“英人”实指郭实猎。郭为普鲁士人，因为他为英国政府服务，因此徐氏误以为他是英国人。徐氏这段话说的是《全集》、《地理备考》中地名音译译法的不同，前者采取省音译法，后者则将各音节译出。面对这情况，一般上，徐氏只要将二书内容相应章节放在一起并排比读，大都能可轻而易举

<sup>58</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50 页 a；（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奥地利亚国》，第 6 页 b、7 页 a。

<sup>59</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3 页 a；（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日耳曼列国》，第 19 页 b、20 页 a。按，徐继畲有时无法知道《全集》译名后之“城”是专名后缀通名之意译，例如郭实猎采取音意兼译的方法把 Hermanstadt 译作“黑曼城”（stadt，德语意为城），徐氏删去“城”字，沿用“黑曼”。其实按照徐氏译写原则，他应以《地理备考》之“黑尔莽斯达”替代“黑曼城”。参阅[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50 页 a；[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奥斯的里亚国全志》，第 7 页 a；（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奥地利亚国》，第 7 页 a。

<sup>60</sup> （清）徐继畲：《考略》，第 470 页。

<sup>61</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1 页 b；（清）徐继畲：《考略》，第 470 页；《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 42 页 a。

<sup>62</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4 页 a；（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瑞士国》，第 28 页 a。

<sup>63</sup> （清）徐继畲：《凡例》，《瀛环志略》，第 3 页 b。

地可以把两个读音相差甚远、词形长度不一样的地名给联系起来,然后以《地理备考》译名为正名,或改易其中用字,或优化,替代《全集》译名。

例①。瑞典首都 Stockholm,《全集》载:“其京都士突训,系属马头通商之大路。”<sup>64</sup>《地理备考》记瑞典“通国分为二十四府,一名斯德哥尔摩府,首邑亦名斯德哥尔摩,乃本国京都也。”<sup>65</sup>就此,徐氏厘定“斯德哥尔摩”为正名,“士突训”为译音异名。<sup>66</sup>

例②。英格兰最长的河流 River Thames (泰晤士河),《全集》省尾音,译作“但士江”<sup>67</sup>,《地理备考》则译作“达迷萨河”<sup>68</sup>,徐氏改“萨”作“塞”,变成“达迷塞河”,并以之为正名。<sup>69</sup>

第二种情形,《全集》、《地理备考》二书译名均译出所有音节,徐继畲选择后者为正名,前者或为译音异名,或被淘汰。

例①。爱尔兰首都 Dublin (都柏林)。《全集》记耳兰(爱尔兰),“其京都系土北林,嘉丕燦耀。”<sup>70</sup>《地理备考》云:“壹尔兰大(爱尔兰)分为三十二府,东方则十二:一名都伯林,首邑亦名都伯林。”<sup>71</sup>在这两个读音相近的地名,徐继畲采纳后者为正名。<sup>72</sup>

例②。波斯首都 Tehrān (德黑兰)。《全集》波斯卷记:“全国之都地希兰,周围十四里,城池巩固。”<sup>73</sup>《地理备考》记载波斯“通国分为十一省,大小不等。一名义拉亚日迷尔,首府德黑兰,乃本国京都也。”<sup>74</sup>徐氏选择“德黑兰”。<sup>75</sup>

例③。埃及首都 Cairo。<sup>76</sup>《全集》译作“加以罗”<sup>77</sup>,《地理备考》则作“加义罗”<sup>78</sup>。徐氏选择后者为正名。<sup>79</sup>

<sup>64</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四《瑞丁国》,第 65 页 a。

<sup>65</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瑞西亚、诺鲁威牙国全志》,第 30 页 a。

<sup>66</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瑞国》,第 32 页 b。

<sup>6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1 页 b。

<sup>68</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英吉利国全志》,第 34 页 b。

<sup>69</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 40 页 b。

<sup>70</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4 页 b。

<sup>71</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英吉利国全志》,第 39 页 a。

<sup>72</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 43 页 a。

<sup>73</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白西国》,第 37 页 a、38 页 a。

<sup>74</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七《白尔西亚国全志》,第 33 页 a。

<sup>75</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第 33 页 a。

<sup>76</sup> 《四洲志》音译作“格罗”。参见(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十《小西洋·伊揖国》,第 6 页 b。

<sup>7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五《亚非利加北地》,第 66 页 b。

<sup>78</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八《厄日度国全志》,第 14 页 a。

<sup>79</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八《阿非利加北土》,第 4 页 b。

第三种情形，由于《全集》、《地理备考》所据地名语种不同，译出的地名也就迥然有异，徐继畲唯有选择其中一个为正名。

例①。《全集》卷十八记奥地利云：“其京都味隐，屋宇七千一百五十间，居民三十万丁。”<sup>80</sup>“味隐”是据德语 Wien 之音译。《地理备考》据英语或意大利语 Vienna 译作“维也纳”：“上奥斯的里亚，……省城名维也纳，乃本国京都也。”<sup>81</sup>徐氏选择“维也纳”作正名，“味隐”为译音异名。

82

例②。《全集》据德语 München（慕尼黑）叫德意志邦联成员国之一巴伐利亚王国志首都做“门占”<sup>83</sup>，《地理备考》据英语 Munich 译作“慕尼黑”<sup>84</sup>，徐氏采纳后者为正名，前者为译音异名。

85

例③。南欧国家 Italia，《全集》据英语 Italy 译作“以他里”<sup>86</sup>，《地理备考》据意大利语 Italia 译作“意大里亚”。徐氏选择后者为正名，前者为译音异名。<sup>87</sup>

第四种情形。上面我们说过，从撰写《考略》时，徐继畲就采取音译策略，后来在书写《瀛环志略》还是沿袭这种译法，因此在厘定地名时，凡遇到《全集》中的专名全意译，或专名音意兼译，或专名后缀通名意译这一类的地名，除了一些无法在《地理备考》中找到相应地名外，他均一律以后者音译地名替代《全集》译名。

先看徐氏弃用《全集》意译地名的例子。

例 ①。郭实猎据英语 Iceland 把近北极圈，欧洲西北、大西洋北部岛国称为“冰岛”<sup>88</sup>，《地理备考》据拉丁文 Islandia 音译作“义斯兰的亚”<sup>89</sup>。徐氏淘汰“冰岛”，选择后者，并改其中的“的”作“地”，变成“义斯兰地亚”<sup>90</sup>。

<sup>80</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49 页 a-49 页 b。

<sup>81</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奥斯的里亚国全志》，第 3 页 b。

<sup>82</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奥地利国》，第 4 页 b。

<sup>83</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3 页 a。

<sup>84</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亚里曼国全志》，第 31 页 a。

<sup>85</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日耳曼列国》，第 19 页 a。

<sup>86</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以他里》，第 57 页 a。

<sup>87</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六《意大里亚列国》，第 28 页 a。

<sup>88</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四《丁抹》，第 65 页 b。

<sup>89</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卷四《欧罗巴州全志》，第 12 页 b。

<sup>90</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嚏国》，第 37 页 b。

例②。德意志邦联的小国 Liechtenstein, 德语 liechten 意为光, stein 意为石,《全集》意译作“光石”<sup>91</sup>, 徐氏确认它即是《地理备考》的“列士敦士敦”<sup>92</sup>, 于是以后者之音译地名为正名, 前者之意译地名为异名。<sup>93</sup>

例③。《全集》卷十九普鲁士公国首府 Königsberg (柯尼希山) 意译作“王山”<sup>94</sup>,《地理备考》音译作“哥尼斯北尔”<sup>95</sup>, 徐氏以后者为正名, 前者为异名。<sup>96</sup>

再看徐氏弃用《全集》音意兼译的例子。

例①。《全集》卷十八记载奥地利的牙里西 (Galicia, 加里西亚) 省的首府 Lemberg (今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Lviv]),《全集》音意兼译作“邻山”<sup>97</sup> (后缀德语 berg 意译作“山”),《地理备考》音译作“稜卑尔各”<sup>98</sup>,《瀛环志略》选择后者为正名, 前者为异名。<sup>99</sup>

例②。《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云:“威丁山,……其国王驻在突甲京, 容庶民择忠士, 代国办事矣。”<sup>100</sup>“威丁山”、“突甲”分别是德意志邦联之一员 Wiretemberg (符腾堡王国) 及其首府 Stuttgart (斯图加特) 之省译译名。《地理备考》对这王国记载云:“瓦尔敦巴耳国,……首郡名斯都德牙尔, 乃本国京都也。”<sup>101</sup>据此, 徐氏得以知道“威丁山”即是“瓦尔敦巴耳国”,“斯都德牙尔”即是“突甲”, 并以《地理备考》的二名为正名, 其它二个为译音异名。<sup>102</sup>

例①。荷兰首都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郭实猎将 Amster 音译作“安特”, dam 意译作“堤”, 变成“安特堤”<sup>103</sup>。《地理备考》音译作“亚摩斯德尔登”<sup>104</sup>。徐氏接纳后者为正名,“安特堤”为异名。<sup>105</sup>

<sup>91</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3 页 b。

<sup>92</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亚里曼国全志》,第 38 页 a。

<sup>93</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日耳曼列国》,第 24 页 a。

<sup>94</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 52 页 a。

<sup>95</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不鲁西亚国全志》,第 10 页 a。

<sup>96</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普鲁士国》,第 13 页 b。

<sup>9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波兰国内之地》,第 50 页 b。

<sup>98</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奥斯的里亚国全志》,第 5 页 a。

<sup>99</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奥地利国》,第 7 页 b。

<sup>100</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威丁山》,第 53 页 a。

<sup>101</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亚里曼国全志》,第 31 页 a。

<sup>102</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日耳曼列国》,第 19 页 b。

<sup>103</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二《荷兰国》,第 61 页 a。

<sup>104</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贺兰国全志》,第 13 页 a。

<sup>105</sup> 徐氏先前在《考略》译作“俺莫士特尔坦”。参阅(清)徐继畲:《考略》,第 452 页;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六《荷兰国》,第 45 页 a。

例④。德语地名后缀通名 **burg** 意为城堡,《全集》均意译作“堡”,在《瀛环志略》里,除了保留几个外,<sup>106</sup>其它徐氏都把它们给淘汰,以《地理备考》的音译“不尔厄”取代,如德国古老城市“汉堡”<sup>107</sup>(Hamburg,汉堡)改易作“昂不尔厄”<sup>108</sup>,苏格兰的首都“以丁堡”<sup>109</sup>(Edinburgh,爱丁堡)改作“壹丁不尔厄”<sup>110</sup>,等等。

#### 4. 《万国地理全集》、《新释地理备考全书》译名并存于《瀛环志略》

有二种情形造成《全集》、《地理备考》二书中的译名并存于《瀛环志略》。

第一种情形,《全集》、《地理备考》二书中的译名实同指一个地理实体,但徐氏无法将二个译名给联系起来,导致它们同时出现在《瀛环志略》里。

例①。《全集》卷二十二记述荷兰国王官邸所在的城市,曰:“合其乃国王所住之京,离海不远,虽殿廷不高不大,然其良民之屋有美形状焉知。”<sup>111</sup>《地理备考》卷六记载荷兰由11个省组成,“一名南荷兰省,首府名海牙。”<sup>112</sup>一书说“合其”是国王官邸所在,另一书则说“海牙”是南荷兰省首府,且两个译名读音迥异,徐氏因此认为它们所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城市,《瀛环志略》写道:

又有别都曰合其,在海滨,国王所居殿廷制颇卑狭,而居民极简洁。……在北荷兰之南,西面大海,南界内港,隔断成两洲,会城曰海牙。<sup>113</sup>

“合其”、“海牙”都是正名。实则,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个地理实体,都是译自荷兰语 Den Haag (英语 The Hague)。

例②。《全集》卷三十三记载18~19世纪墨西哥东部一个贸易港口云:“真十字架乃东方之马头,建于沙垣,船停泊遭危,但既是如此,其通商甚盛。”<sup>114</sup>1518年4月22日,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z)在墨西哥寻找到这个殖民点,由于当天叫做 La Vera Cruz,因此取 Villa Rica de Vera Cruz 为名,简称作 Vera Cruz,西班牙语意为真十字架,《全集》据此意译作“真

<sup>106</sup> 例如英国的“新堡”(Newcastle)、奥地利的“阿丁堡”(Ödenburg,厄登堡),以及俄罗斯的“彼得罗堡”(St. Peterburg,圣彼得堡)。参阅(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欧罗巴》,第3页b;卷五《奥地利国》,第6页b;卷七《英吉利国》,第42页a-42页b。

<sup>10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汉那耳国》,第54页a。

<sup>108</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五《亚里曼国全志》,第39页a;《瀛环志略》卷五《日耳曼列国》,第24页a。

<sup>109</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64页b。

<sup>110</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英吉利国全志》,第40页a;(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42页a~42页b。

<sup>111</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二《荷兰国》,第61页a。

<sup>112</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贺兰国全志》,第13页a。

<sup>113</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六《荷兰国》,第45页a~46页b。

<sup>114</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三《默西可》,第74页b-75页a。

十字架”。它即是《地理备考》中“通商冲繁之地”的“委拉古卢斯”<sup>115</sup>（韦拉克鲁斯），徐氏无法把这两个不同译法译出的地名给联系起来，就此并见于《瀛环志略》中。<sup>116</sup>

例③。《全集》卷三十四记载哥伦比亚境内有两条河流：“阿利诺河”及“马加他河”<sup>117</sup>。阿利诺河，译自西班牙语 Rio Orinoco（奥里诺科河），马加他河则译自 Rio Magdalena（马格达莱纳河），它们都是省音译名，前者省略尾音，后者省略最后两个音节。同卷记载巴西境内大河，名曰“凡悉河”<sup>118</sup>。这译名来自 Rio São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河），省略情形更甚，前冠词 São（圣）不译出，且专名中仅译出前两个音节，词形与原名面貌全然不符。《地理备考》也记载南美洲这三条大河，分别译作“疴黎诺哥河”、“马达勒那河”<sup>119</sup>与“桑佛郎西斯哥河”<sup>120</sup>（另一处译作“桑方济各河”<sup>121</sup>）。在《瀛环志略》卷十里，徐氏沿用《全集》译名：“阿利诺河”、“马加他河”及“凡悉河”<sup>122</sup>，但在卷九又出现《地理备考》的译名“疴黎诺哥河”、“马达勒那河”和“桑方济各河”。<sup>123</sup>面对这些读音全然不同、词形长度完全迥异的地名，徐继畲完全无法把它们给联系起来，也因此它们并存于同一书内。

#### 5. 沿用其它书刊之译名

除了袭用自己创译、《全集》、《地理备考》等书中的译名外，徐继畲也采纳《四洲志》中的几个译名，或据之改良优化。

例①。《全集》卷十五记载土耳其“北方山高险峻，高接云霓，……河源皆在此山也，最长者八与地额等河”<sup>124</sup>“八河”、“地额河”即 Euphrates（幼发拉底河）、Tigris River（底格里斯河）之省音译名，《地理备考》分别译作“的加勒河”、“有法拉德河”<sup>125</sup>，《四洲志》则译作“底格厘士

<sup>115</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美诗歌国全志》，第 16 页 a。

<sup>116</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十《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第 4 页 b、5 页 a。

<sup>117</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四《南亚默利加》，第 75 页 a。

<sup>118</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六《巴悉国》，第 77 页 a。

<sup>119</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新加拉那大、厄瓜多尔、委内瑞辣三国全志》，第 21 页 a。

<sup>120</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巴拉西利国全志》，第 34 页 a。

<sup>121</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亚美里加州全志》，第 5 页 a。

<sup>122</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十《南亚墨利加各国》，第 10 页 a、16 页 a。

<sup>123</sup>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亚墨利加》，第 4 页 b。

<sup>124</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土耳其藩属国》，第 39 页 b。

<sup>125</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七《土耳其亚国兼摄之地全志》，第 44 页 a。

河”、“欧付腊底河”<sup>126</sup>，徐氏据《四洲志》译名加以改良，前者改“厘”作“里”，作“底格里士河”<sup>127</sup>，后者则改“欧”作“阿”，再在“底”之后加尾音“斯”，变成“阿付腊底斯河”<sup>128</sup>。

例②。《全集》卷十云：“其（指暹罗）京都万国，在湄南滨，内有王殿及各项庙宇。”<sup>129</sup>“万国”即 Bangkok 之音译，但它不像一个地名，倒是意为天下万邦的一个普通汉语词汇，如艾儒略《职方外纪》里的“万国全图”，或 1761 年（乾隆二十六年）宫廷画家作的《万国来朝图》中的“万国”。《地理备考》译作“邦哥”<sup>130</sup>，《四洲志》则作“曼谷”<sup>131</sup>，徐氏不接受“万国”、“邦哥”，厘定“曼谷”为正名。<sup>132</sup>

例③。《全集》称英格兰与爱尔兰间的海上岛屿 Isle of Man 作“曼岛”<sup>133</sup>，徐氏以《四洲志》的“萌岛”<sup>134</sup>取代它。

此外，徐氏也据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之译名加以改良，或另创译名。例如，19 世纪 Prussia 王国，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译作“破鲁西”<sup>135</sup>，《考略》译作“部鲁西亚”<sup>136</sup>，《全集》译作“破路斯”<sup>137</sup>，《地理备考》译作“不鲁西亚”<sup>138</sup>，徐氏易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普鲁社”<sup>139</sup>之“社”作“士”，成为“普鲁士”<sup>140</sup>。

## 七、几个观察

看过了徐继畲如何对《全集》地名进行汰选弃取概况后，以下笔者做出几点结论。

一、《全集》共有 800 多个地名，但出现在《瀛环志略》里不论是正名或译音异名仅有 556 个。到底被沿用、被淘汰的数量有多少？笔者就此做一粗略统计，制成表 6 如下。

<sup>126</sup>（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十六《西南洋·南都鲁机国》，第 2 页 b。

<sup>127</sup>（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六《土耳其国》，第 8 页 a。

<sup>128</sup> 同上注。

<sup>129</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暹罗》，第 25 页 a。

<sup>130</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七《暹罗国全志》，第 26 页 a。

<sup>131</sup>（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五《东南洋三·暹罗一》，第 1 页 b。

<sup>132</sup>（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一《南洋滨海各国》，第 29 页 b。

<sup>133</sup>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4 页 b。

<sup>134</sup>（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十三《大西洋·英吉利国总记》，第 12 页 b；（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 43 页 b。

<sup>135</sup> [普]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卷十四《破鲁西国史》，第 34 页 a。

<sup>136</sup>（清）徐继畲：《考略》，第 413 页。

<sup>137</sup>《破路斯国略论》，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244 下页；[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六《俄罗斯国》，第 43 页 a。

<sup>138</sup>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不鲁西亚国全志》，第 7 页 b。

<sup>139</sup> 参阅（清）陈伦炯著，丁金潮点校：《海国闻见录》，第 31 页。

<sup>140</sup>（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五《普鲁士国》，第 11 页 a。

表 6: 徐继畲汰选弃取《万国地理全集》地名统计表

	译名类型	数量	百分率	总数量	总百分率
《瀛环志略》沿用《万国地理全集》地名	专名音译	222	39.01	261	45.87
	专名全意译、音义 （“义”改作“意”） 兼译	24	4.22		
	改良	15	2.64		
《瀛环志略》沿用《地理备考》等书之地名	专名全音译	285	50.09	308	54.13
	专名意译、专名音译 通名意译	23	4.04		
				569	100

二、出现在《瀛环志略》里 569 个《全集》译名，被徐氏厘定为正名的有 261 个，占总数 45.87%，被厘定为译音异名的有 308 个，超过半数，占 54.13%。

三、在 261 个被徐氏沿用的译名中，222 个为音译地名，占 39.01%。它们之所以被选用，绝大多数是因为它们仅见于《全集》一书，且都不是省音的音译地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仅有寥寥 27 个流传至今，例如国家名称：“匈牙利、奥地利”；城市名称：“伦敦、麦加、悉尼、米兰”；河流名称：“尼罗河、波河、易北河（Elbe River）、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顿河、勒拿河（Lena River）”；沙漠名称：“撒哈拉”；岛屿名称：“撒丁岛、牙买加”；海峡名称：“巽他海峡”（Sunda Strait），等等。

四、在 261 个被徐继畲采纳的译名中，只有区区 24 个属于全意译专名、<sup>141</sup>音意兼译译名，<sup>142</sup>仅占微不足道的 4.22%。它们之所以被沿用，主要因为它们仅见于《全集》，或徐氏无法还原它们的原名，或没能在《地理备考》中找到相应译名等原因。

五、在 569 个地名中，被徐氏选作异名者凡 308 个，其中音译地名 285 个，约占一半，有 50.09%；专名意译、音意兼译译名仅有 23 个，仅占 4.04%。

<sup>141</sup> 例如，全意译地名象边（Cote d'Ivoire，象牙海岸）、金边（Gold Coast，黄金海岸）、奴边（Slave Coast，奴隶海岸）、象边（Ivory Coast，科特迪瓦）、谷边（Grain Coast，穀物海岸）、真十字架（Veracruz，韦拉克鲁斯）、雨山（Regensburg，里根斯堡）、天使头城（Archangel，阿尔汉格尔斯克）、五庙（Funfkirch，丰弗基尔）、天使头城（Archangel，阿尔汉格尔斯克）等。

<sup>142</sup> 例如，鹿特堤（Rotterdam，鹿特丹）、“风素耳”（Windsor，温莎）、绿威（Greenwich，格林尼治）。

六、在被徐继畲选择成为异名的《全集》308个地名，除了一些曾一度出现在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裨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地球说略》里，<sup>143</sup>经过一段短段时间后，绝大多数在中国就不见踪影，只有几个如“冰岛”<sup>144</sup>、“汉堡”<sup>145</sup>，后来因被人再度袭用，因此得以再次登上语言舞台上。但在日本，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因着《瀛环志略》流传到日本，好长一段时间，这些译名一直出现在一些地理书里，例如在关息定、饭尾朋央的《万国地名字类》里，我们就看到“甲谷他（Calcutta，加尔各答）、曼识特（Manchester，曼彻斯特）、安特堤（Amsterdam，阿姆斯特丹）、比律悉（Brussels，布鲁塞尔）、新着大岛（Newfoundland，纽芬兰）”<sup>146</sup>等等译名。这样的结果，或是许几经波折、辛苦编译《全集》的郭实猎以及徐继畲所没预料到的。

七、经过长时间对诸多西书中不计其数的外国地名译名进行厘定后，徐继畲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坚守汉读音译、反对意译的系统，是一个与第二系统极其相似，却异常复杂的系统。从地名语源来说，它们既有译自拉丁语、英语、德语，也有出自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种。从译名使用的方言来说，它们有译自粤语、闽南语、太原方言。从译名来源来说，有袭用第一个系统

<sup>143</sup> 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裨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地球说略》沿用《全集》24个地名，即“万国（曼谷）、甲谷他、网买、麦加、麦地拿、热（熟）他、以辣、巴比伦、俄罗斯、婆罗岛、苏门答刺、告甲俗、拿破里、哥林多城、巴马、可耳西加岛、马特、米诺耳加、俄亚、热（熟）尼瓦、北律悉、苏各兰、英兰、米西悉比河”。参阅[美]裨理哲：《地球说略》，（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56，第17页b、21页a、22页b、25页b、26页a、27页b、29页b、32页b、35页b、39页b、40页a、43页a、49页a、49页b、51页b、53页a、56页a、57页b、59页a、60页b、68页a、73页a、76页b及100页a。

<sup>144</sup> 在19世纪中叶，Iceland有两种译法：一是郭实猎意译的“冰岛”，沿用这译名有魏源《海国图志》；二是玛吉士的《地理备考》音译“义斯的亚”，徐继畲将它改良成为“义斯地亚”，袭用这译名。此后，“冰岛”、“义斯第亚”二名沉寂很长一个时期，出现“冰洲”<sup>144</sup>、“冰州”、“爱斯兰德”、“伊斯兰大岛”，直到19世纪末，又见“冰岛”。1820年代，“冰岛”终于压到其它对手，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译名。参阅（清）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五十八《大西洋·噶国》，第4页a；王云五主编《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商务印书馆，1935，第224页；世界书局编辑部《英汉求解文法、作文辨义四用辞典》，（台北）世界书局，1952，第835-836页；丁警盒、葛绥成、戴克敦编辑：《中外地名辞典》，上海中华书局，1924，第122页。

<sup>145</sup> 参阅丁警盒、葛绥成、戴克敦编辑：《中外地名辞典》，上海中华书局，1924，第122、455页；王云五主编《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商务印书馆，1935，第203、224页。

<sup>146</sup> [日]关息定、[日]饭尾朋央：《万国地名字类》，田原文明堂，明治八年（1875），卷之上，第16页a、22页b、26页b、27页a），及卷之下，第16页b。

<sup>147</sup>与第二系统<sup>148</sup>的，有沿用第三系统的；<sup>149</sup>也有徐继畲自己创译<sup>150</sup>，或经他改良、优化的译名，<sup>151</sup>而绝大多数是出自郭实猎的《全集》及玛吉士的《地理备考》。

## 八、结语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地名研究的一个高峰期。<sup>152</sup>1759年，清廷平定南疆的大小和卓兄弟政权，最终统一了新疆，为了确立起对其有效的统治，必先增进对它的了解，于是官方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撰西北史地书如《西域图志》、《乾隆十三排地图》，以及傅恒等的地名辞典性质的工具书《西域同文志》，等等。与此同时，私人著述活动也开始兴起。19世纪初，即嘉庆后期、道光初期，因着西北边疆危机，加上考据学之风大盛与经世精神的影响下，一批研究西北、关注西北的学者由起而兴，他们或辑佚校注西北著作文献，或据新发掘资料进行考证与研究。在京城，魏源、张穆、沈垚等聚拢在徐松、龚自珍身边，“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羊炊饼”，“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sup>153</sup>。这批师友交游群体，逐渐形成后人所说的“显学”局面。<sup>154</sup>李兆洛用了十几年完成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沈垚（1798-1840）撰有《西北地名杂考》、《西游记金山以东释》，等等，在中国历代地名沿革与西域地名学的研究取得突出的成就。

1830年代，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陆续梯航至古老的中华帝国。为了宣教，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出书创刊策略，一方面，他们翻译中文圣经及撰写宣教小册子；另一方面，他们撰写一些世界史地、国别史等，交予马六甲英华书院与新加坡的竖夏书院刊行，然后运送到广州分发。当时，在广州的士人学者阅读了这些书刊特别是世界史地志，写了许多文字，如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陈逢衡的《英（左加口）咭喇纪略》等等。

不久，东南方边疆来自海洋的威胁引起时局的变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廷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1844年，郭实猎在香港刊行了《万国地理全集》。通过传教士的渠道，徐继畲取得一册并其它传教士书刊，约二年后，又得到刚问世的玛吉士《地理备考》。徐

<sup>147</sup> 如《明实录》的“撒马尔罕”、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的“裡海”、“葡萄牙”，等等。

<sup>148</sup> 如《职方外纪》的“地中海”、“古巴”，等等。

<sup>149</sup> 如《纪略》的“土耳其”、《千里镜》的“阿富汗”，等等。

<sup>150</sup> 如“巴西”、“直布罗陀”、“波罗的海”，等等。

<sup>151</sup> 如改《全集》的“鹿特堤”作“鹿特丹”、“北明翰”作“伯明翰”；改《地理备考》的“都柏林”作“都柏林”；改“里斯玻亚”作“里斯本”等等。

<sup>152</sup> 有关清代地名考证，参见孙冬虎：《清代地名研究的成就与历史借鉴》，载中国地名学研究会编《地名学研究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97-107页。

<sup>153</sup> （清）张穆：《〈落帆楼文稿〉序》，张正明、安介生主编《张穆全集》第三册《月斋文集、月斋诗集》，三晋出版社，2019，第74页。

<sup>154</sup>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第134-149页。

继畲的好友、西北史地著名学者张穆，在“夷夏之辨”的观念下，“眼光始终没有游移出‘天朝’之外”<sup>155</sup>，认为“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sup>156</sup>，徐氏反其道而行，认为他所搜求到约数十种西书，虽“多俚俗不通，而其叙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sup>157</sup>，就此他勇敢地冲破王朝地理学的藩篱，从古老的“五州”思想框架走出来，睁开双眼察看辽阔的域外世界，从学术的角度，阅五寒暑，编写一部体例谨严、10卷本的《瀛环志略》。<sup>158</sup>不论从中国地理学史或外国地名译写史看，徐继畲是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

先从中国地理学史的视角来看，学界大都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是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地理著作。晚晴士林学界闻人要角梁启超说：“此二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惟根据一些日本、中国学者的看法，魏源是通过地理学的形式展开强国御侮之论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因此《海国图志》“是一部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史地著作”，它“不是一本单纯的地理学著作，而是一部军事著作”<sup>159</sup>。徐继畲撰写《瀛环志略》的动机和魏源迥异。眼见堂堂大清帝国二百年全盛之国威，竟“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对传统舆地学素有研究的徐继畲，于是在公事之余，利用西书特别是郭实猎的《全集》及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熔铸多年心血写成《瀛环志略》，帮助国人多了解域外世界。1844年，在《考略》前言，徐氏说：

中土之山经地志，代有撰述，其书充栋。至于方域之外，文士亦多危言，然其说恠悖，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理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sup>160</sup>

《瀛环志略》这部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人利用西书写成的世界地理志。

从外国地名学的视角看，徐继畲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于《海国图志》是一部兵书，除了对一些国家汉字译写名称略作梳理考证外，在辑录《全集》及其它西书时，魏只是对其文字做编辑整理及修饰，至于其中各国各地的国名、首都名、州名、首府名、山川湖泊等歧异译名，无遑考订，一仍其旧。《瀛环志略》则不同，因为它是一部纯粹的世界地理书，因此，规范与统一地名是著者必定

<sup>155</sup>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第221页。

<sup>156</sup> （清）张穆：《复徐松龕中丞书》，张正明、安介生主编《张穆全集》第三册《月斋文集、月斋诗集》，第64页。

<sup>157</sup> （清）徐继畲：《凡例》，《瀛环志略》，第2页b。

<sup>158</sup>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学腊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203页。

<sup>159</sup> 萧致治：《评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对中日的影晌》，杨慎之、黄丽镛编《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343-344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629、634-635页；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第199页。

<sup>160</sup> （清）徐继畲：《考略》，第315-316页。

要做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从上面我们所做的论述看，在外国地名汉字译写历史上，徐氏是第一位相当全面对 19 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新教传教士所撰写的西书中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汉译地名进行规范化、统一化的学者，是他初步结束了往日译名混乱的局面，为译名规范化、统一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外国地名译写历史上，徐继畲构筑了一座丰碑。徐氏的开山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在厘定的过程中，因为徐氏不认同郭实猎在《全集》中所采取的译写方法，导致超过一半《全集》的译名被淘汰了，而那些为徐氏沿用的，因过度省音等原因，最终也一一从汉语词汇系统舞台上消失了，能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这肯定不是郭实猎生前所预料到的。

1866 年，徐继畲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以《瀛环志略》作该馆教科书，也因此它成为近代先进人物获取世界地理知识的启蒙书，也是清末国人出使外洋者的“出国指南”。因着这缘故，书中的汉译地名就为士人学者广泛使用，并流传开来，逐渐为人们所通用。1867 年，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曾国藩第二次完整地阅读《瀛环志略》，在日记中道及原委。他说：“盖久不看此书，近阅通商房公牍，各外洋名茫不能知，故复一涉览耳。”<sup>161</sup> 康有为也说，“《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指江南机器制造局-引者）书皆本焉。”<sup>162</sup> 徐继畲不谙外语，一生也从未出国，他怎么能够将译名做到“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天，我们把《瀛环志略》中的正名，逐一和《全集》、《地理备考》以及 1993 年由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写、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型本）》核对，便发现《瀛环志略》中流传至今有许许多多译名，除了少数十几个是徐氏自己创译，或他沿用《四洲志》外，绝大多数是 176 年前徐氏沿用《全集》、《地理备考》的译名，或据它们进行优化或改良而成的。在外语地名翻译学史上，徐继畲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极其深远，这是本篇论文考论所得的结论。

---

<sup>161</sup> 林世田等点校：《曾国藩日记》，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第 95 页。

<sup>162</sup> （清）康有为：《桂学答问》，中华书局，1988，第 38 页。按，中华书局版此处引文“地”之后脱“名”字，兹径补。